

大款

离我有距离

王朔侃

崔建咸

瞪大眼

瞧大款

人人都想当大款





大款离我有多远

王创民 彭雪征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3. 2 北京

(京)新登字 169 号

大款离我有多远

王创民 彭雪征

责任编辑 闻 峤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 印刷

(山东武城县新城文化路)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2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5048—2244—2/1·282 定价:6.80 元

目 录

序:为一个时代鼓动与呐喊!	(1)
第一章	(5)
1.1 邓爷爷摸了“摇钱树”	(6)
老百姓讲话:脱了裤子才赶海	(9)
衙门口,朝钱开	(13)
政府“大裁军”	(16)
再端一只“金饭碗”	(19)
转制和接轨	(21)
“哥哥你走东欧”	(23)
捅破这层纸	(25)
教授,还去卖什么?	(27)
市场上少男更帅少女更靓	(30)
唯有此花开不败	(35)
“老九”智慧能升天	(42)
哥哥你大胆朝“钱”走	(44)
第二章	(49)
张艺谋和“万宝路”	(50)
中国明星在吆喝	(54)
坤伶下海第一先	(57)

小花·女老板	(58)
林妹妹走出潇湘馆	(60)
宋佳和她的时装	(62)
挣钱师姐李秀明	(64)
椰子树下的“黎姐儿”	(65)
“周总理”当董事长	(67)
“阮妈”不改初衷	(70)
走下人力车的“虎妞”	(72)
谢晋的“浪漫黄昏”	(74)
从“少林寺”走出的大老板	(75)
张贤亮的“一半”是什么?	(77)
陆文夫的《围墙》拆除之后	(79)
你方唱罢我登场	(82)
韦唯的“无言结局”	(83)
“刘三姐”唱新曲	(85)
背上金娃“回娘家”	(87)
要买就买“李宁牌”	(89)
轮椅上摇圆“发财梦”	(90)
潇潇洒洒走一回	(92)
第三章	(95)
毛主席会答应吗?	(96)
洗洗你的碗	(97)
我的农民兄弟们	(98)
从温州到银川	(101)

钱使世界更美丽	(104)
大寨梯田长“羊毛”	(106)
男人晚上不在家	(108)
第四章	(113)
商场让你“打战”	(115)
一字千金“买”和“卖”	(120)
文人的夜总会	(122)
“比基尼”向你敞开	(123)
“跳蚤”“蝓蝓”我都要	(126)
“贤妻良母”今安在?	(131)
我是一只“猫”:妙! 妙! 妙!!	(134)
此中甘苦寸心知	(141)
“败走麦城”的英雄们	(141)
甩开你的“绿军挎”	(145)
第五章	(161)
从今不去“打皇工”	(162)
亮出你的钱袋,让夫人两眼放光	(163)
提着“脑袋”去叫卖	(165)
歪打正着的牛肉面	(169)
不要老是拨拉别人的算盘	(170)
发大财的“入场券”	(171)
那一群美丽的背影	(174)
离了书商,两眼泪汪汪	(176)
盯住女人好赚钱	(179)

猫·狗·猴·教授	(181)
玩的就是这手“绝活”	(183)
王朔侃、崔健喊,人人都要当大款	(191)
到北京去捡钱	(196)
第六章	(200)
今儿这事你听着也新鲜	(201)
小摊上的市长,药摊上的“仙女”	(205)
倒腾他个莫斯科	(207)
进军国际的“蒙妮莎”	(210)
金钱让你东倒西歪	(213)
从“高山流水”到“下里巴人”	(215)
玩出人民币	(217)
第七章	(222)
“黑牌车”横行中国	(223)
“凯迪拉克”驰过天安门	(226)
玩玩“软黄金”	(228)
卖病也能赚	(231)
一次小费一万元	(233)
踩个“鱼泡”听个响	(237)
国库上的黑洞	(240)
中国的“野麦岭”	(241)
司机的钱袋看不透	(245)
给她换个“洋户口”	(249)
第八章	(252)

王朔：“侃爷”还是侃钱	(253)
不求大发，也求小财	(261)
男扮女妆，玩得漂亮	(263)
挥起你的教鞭——	(266)
“剩下的就是最好的”	(270)
八面来风梦难圆	(273)
跋：历史的透视与未来的瞩望	(285)

序：为一个时代鼓动与呐喊！

这是一部鼓动赚钱与发财的书。

这是一部弄潮赶浪与下海的书。

这是一部在热中赶热于潮中追溯的书。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来自作者的天才发现，而是来自你我他的身边。此刻在灯下写书，四壁沉寂，而明晨睁开眼，便到处是经商、下海、发财、赚钱！

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虚构和杜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道变化快！一夜之间，中国人会让你刮目相看！

一阵风，一阵潮。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历了几次商品冲击的大浪潮？

全民大经商。

全国办公司。

而今，各行各业大下海、全民大“发财”。

这正经是“第三次商潮”朝着咱涌来！

它来得凶猛，却并不突然。它貌似顺理成章，却潜藏着一次民族心理的大转变，大迁徙。

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在顺民百姓眼中，真理的砝码向来倾向于官和权。

这就是一种不平等！

且不说封建社会，真龙天子，金口玉言。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封建的宗法观念

是一条牢固的绳索，看似无形，却无法挣断。

于是中国的国民性里有一种奴才气、软骨症，这就是“看官”，看官的眼色行事。这正和“葫芦官错判葫芦案”中那位小狱吏一个样。

而今，你感觉出来了么？人们“看”什么？

看钱！看大款！！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念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商潮”完全迥异于前两次，它对人们的冲击要猛烈得多。

想一想，全民经商那阵，人们恨什么？——恨不正之风、走后门。为什么？因为这些事老百姓干不了，只有当官的干。

全国办公司热那阵，人们骂什么？——骂“官倒”，骂“官商”。很简单，“商”也好，“倒”也罢，前面加了一个“官”。

人们恭维“倒爷儿”，却不能容忍“官倒”；人们能把弃农经商视为一种进步，却心眼里瞧不起弃官经商，认为那太不值——仅仅为了钱！

在多数人心里，钱，毕竟不如官，不如权！

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种心理，咱有过。

“第三次商潮”来时整个儿翻了天。

这次潮是从政府机关掀起的。一个机关精简，一个第二职业，一个政策允许，官人下海，干部练摊，能倒的倒，能批的批，能赚的赚，一眨眼，哪个官儿不爱钱！

这潮先是荡涤了知识界。“老九”智商比谁低？别人能发我也得发，知识也是商品，得卖钱；知识之外的两只手也紧抓挠，卖茶叶蛋卖馅饼的教授叫你今天看着不新鲜！

这一次潮涌，说不准是对这个民族的一次大检验。

弄潮的，早都下海去了。

观者：除了自己窝囊、自家笨蛋还能把谁怨？

因此时下人们见面打招呼时兴这个词：

“发什么财？”

想一想、看一看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就要干一干！

我们为这一次商潮的到来而欢呼！

中国，这个贫穷却又视金钱为粪土的国度，一种道德、一个观念，束缚了在这块贫脊的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几千年？

想钱、爱钱却不敢谈钱！

想财、盼富却害怕竞争。不患寡而患不均，要穷就一块穷，要富就一起富。

如果说这些观念今天该抛弃了，你吃惊吗？

金钱使世界更美丽！

我们在书中这样大声宣告，你接受吗？

在商潮到来之时，有必要检验一下你的观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下海者身必湿。以往你那些道德观念、小九九或者大是非，不是同时会被海水浸泡、发湿、发涨及至最后要变质的吗？

对此可得有点精神准备！

那就建议你翻翻这本书。

改革开放以来，风起云涌。冒出了多少大富翁，大亨？想你不是这等风云人物，耳闻过他们，佩服！可也觉着离他们太远。可大款呢？

大款天天就在你身边。

大款翻这本书功夫就从你身边擦肩而过。

你不想溜他们一眼吗？
那就建议你读读这本书。

这一阵儿人都爱说顺口溜。遍地都是新民谣。也难怪，听起来
顺溜，瞧起来有看头。

在这里也来它几句。我们想，应该把它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
王朔侃，崔健喊，
人人都想成大款！

瞪大眼，瞧大款，
大款离我有多远？

您就打开书瞧吧——大款离你有多远？

第一章

是什么这样奇妙？

我们乞讨泉水以供饮用，

但是，大地啊，

你的地表以下还深藏着

生命吗？

是一个陌生的民族吗？

邓爷爷摸了“摇钱树”

深圳的植物园里有一棵“玉树”，用手去摸，光滑细腻。这种树在当地叫“发财树”，传说谁摸了谁就可以发财。因而也叫“摇钱树”。

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时，望着这棵树笑了。

陪同人员神情风趣地问这位和蔼的老人：您不摸摸这棵树吗？祝您发财！

中国改革开放的定舵人，改革的设计大师，这时会怎么想？发财？这位饱经政治风霜、为国家天下万民开导致富路的老人也会想着发财吗？

邓小平笑了。他和他的全家兴趣盎然地走近树前，伸出手去，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摸了这棵树。发财的玉树确实光滑而且细腻。于是人们传说，1992年的中国，该发财了！

日坛公园的西门外有两个市场，一个是雅宝路服装市场，一个是日坛花鸟鱼虫市场。相隔仅一条马路，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服装市场的摊主们，一个个汗流满面，扬声高喝，手忙脚乱，操着半生不熟的外语跟大鼻子的洋倒爷讨价还价，市声喧嚣，生意火爆。动用的呢？也都是现代化工具：大哥大，小汽车，大嘉陵。

花鸟鱼虫市场的买主与卖主却是一派怡然自得逍遥相。拎着鸟笼子，端着花盆子，晃着膀子，叼着烟卷，超脱散漫，侃大山，聊闲篇。

两个市场，反映京城百姓迥然不同的两种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

“挣钱？钱是王八蛋！”柳老爷子把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他是八级木工，身揣一手绝活，中南海的几位中央首长办公桌没准儿也是他亲手做的。如今退休在家，儿子看他身板硬朗，手艺扔了可惜，动员他当高价老头，他梗起了脖子：“国家每月给我开 200 多块退休费，够吃够喝得了，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柳老爷子每天早晚二两“二锅头”，吃了喝了嘴一抹，拎着马扎到公园里“敲三家”，没病没灾，活得挺舒坦。

“敲三家”的伙伴里有位叫赵××，41 岁，是一个国营大厂的电工，身上不疼不痒，却吃了“劳保”，整天拎着鸟笼子往老人堆里凑。瞧他，穿着 60 年代的衬衫，趿拉着一双拖鞋，身上散发着一股呛人的酸臭味，抽着劣质卷烟，一张嘴露出满口黄板牙，喷出一股酒味。妻子跟他分手了，屋里凌乱不堪。木板床，黑白电视机，桌上扔着吃剩的碗筷。懒，懒得出奇！可他宁愿整天吃方便面啃咸菜，也不愿跟懒散告别，用一身力气去创造一种新生活。

北京东郊有个“垃圾村”，村民是靠捡垃圾淘金的外地人，这里头，大概一半是河南人。

这里人人都有钱。别看穿得破烂，住得简易，可腰缠万贯的主儿有的是。钱是哪儿来的？两只手刨的。

“村长”模样的汉子说话直言快语。他说：“北京人的手脚稍微勤快一点，钱我们就捡不到手了。”你尽说，这话把北京人给贬没了，可也对理儿。进北京时，这小子光屁股一人，就靠捡破烂，两年后成了万元户。不服行吗？

这话说的啥？一句老话，勤劳才能致富。练摊儿还是跑单帮，不论你干个啥，不舍得力气、下不了辛苦可不行。

目前北京城区的重体力劳动几乎都让外地民工取而代之。建筑工、搬运工、送煤工、清洁工……公安部门 1992 年 4 月提供个数，北京的外来人口已达 121 万，其中登记暂住的 91 万人。

“川军”、“皖军”、“湘军”、“粤军”以及“晋冀豫纵队”，在京城稳扎稳打，建立了根据地，设立了大本营，包罗了京城所有的饮食服务修理项目。“浙江村”、“新疆村”、“湖南村”在城乡结合部已形成了“小社会”。这些人脚底下踩的可是金山银山。

他姓邵，闽南人，10年前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如今已经是拥有上百万资产的大老板。

他是靠“倒鸟”起家的。在“倒鸟”之前，他也曾养鸟，养鸟仅仅是为了玩鸟。由玩鸟发展到卖鸟，那也只是作为家庭副业收入，不算大，仅能补偿八口之家的生活日用。

北京的鸟市有好几处。在三环路以外的道旁，经常能见到一些乡下来的人抱着三两只小猫小狗叫卖。这些人虽然卖猫卖狗，但还算不上宠物商贩。邵老板玩的是大宗买卖，动辄3万5万抛将出去，那才叫气派。一桩买卖盘下来，投入的资金不翻它一番够不上英雄好汉。

人人手头的钱都多起来了，鸟市也日渐兴旺。邵老板看准时机，变自繁自育为以收购销售为主，不久又在闽南办起了大陆第一家鸟行。

随着生意的扩大，当地出产的鸟难以满足市场需要，他便把触角伸向汕头、广州、海南和杭州。后来，又跟港台地区的宠物商人接上了头，从此，邵氏鸟行的货源便主要来自海上。

当第一批桃脸鹦鹉从海上偷运到家时，仅仅半个月功夫，他家账簿上的资金就魔幻般地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桃脸鹦鹉是牡丹鹦鹉的一个变种，全身羽毛以黄色为基调，喙、头部、尾羽和脚爪猩红，翅梢各有三翎绿羽，其色泽之华丽，使观者为之叫绝。

鸟迷们见到它们，无不倾心之至，邵老板先定550元一对，十分畅销。行情看好。他马上涨价，涨到1000元、1500元，最后涨到3000元才算打住。

一炮打响，邵老板欣喜若狂。欣喜之余，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做鸟生意，就要追求一个新奇独特。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进货时坚持这一条原则始终不放，招来了天南海北的鸟贩。有人对他的家产做过估算，仅固定资财就达上百万元，至于银行存款和私人借贷有多少，那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

“心有灵犀一点通”。想发财的北京人以及来到北京的人，真想跑到深圳摸一摸那棵邓小平摸过的、能给人带来好运的玉树——“发财树”！

传说中央电视台播放邓小平南方之行的电视新闻时，某地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喊：邓爷爷，邓爷爷，邓爷爷摸了摇钱树！孩子才刚刚会说话，这之前，谁也没给他讲过邓小平。

于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第三次商潮顷刻席卷了全中国。

老百姓讲话：脱了裤子才赶海

1984年，中国人干什么？——经商。

1987年，中国人热什么？——办公司。

1992年，中国人忙什么？——赚钱！

于是，出了一个词：下海。

过去的中国，出圣人，出伟人，出真龙天子，出河图洛书、伏羲神农，出大批判、大运动。唯独今天，中国人“俗”了！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不在乎！今天的人“实”了，出这一个词，准和自己的肚子钱包有关。瞧眼下时兴流行的，哪一样不和人本身有关。你能说，这是一种退步吗？